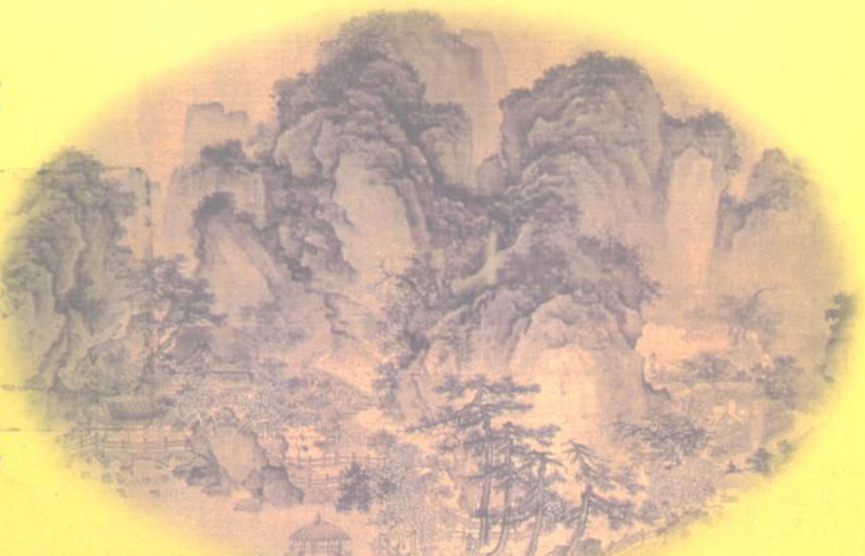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张振军 著

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

国·学·丛·书·国·学·丛·书·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93252

I207.41
31

• 国学丛书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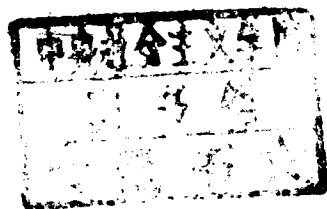
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

张振军 著

D153/17



200084425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4号

· 国学丛书 ·

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

张振军 著

责任编辑：桑林佳 周季平 封面设计：王 莹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：541001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)

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

●
开本：850×1168¹/₃₂ 印张：10 字数：220千字

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3000 册

ISBN 7—5633—2020—2/I·121

定价：13.00

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

执行主编：王 洪

委 员（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）：

马克林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）

叶嘉莹（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）

梁丽芳（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）

傅璇琮（中华书局总编辑、编审）

朱靖华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）

党玉敏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、编审）

韩兆琦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）

周笃文（中国新闻学院教授）

王 洪（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）

李殿魁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）

王保珍（台湾大学教授）

陈耀南（香港大学教授）

黄兆汉（香港大学教授）

冯瑞龙（香港浸会学院副教授）

松浦友久（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）

李炳汉（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）

成元庆（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）

柳晟俊（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）

朴宰雨（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）

斯蒂芬·欧文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）

萨进德（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）

唐凯琳（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）

目 录

第一编 传统小说与史

I. 史稗血缘说略

——兼论中国传统小说的史传特征 (3)

II. 小说与史：一桩扯不清的公案

——对历史小说美学形态的探寻 (20)

III. 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特质及研究方法 (37)

IV. 中国当代纪实小说“寻根” (49)

〔附录〕浅议小说与史

——《读红楼梦随笔》影印本序言读后 (55)

第二编 传统小说与儒教

I. 惩劝与教化：

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(63)

II. 孤愤与宣泄：

“泄愤”说的生成及其与儒家教化传统的

碰撞 (73)

目 录

第一编 传统小说与史

- I. 史稗血缘说略
——兼论中国传统小说的史传特征 (3)
- II. 小说与史：一桩扯不清的公案
——对历史小说美学形态的探寻 (20)
- III. 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特质及研究方法 (37)
- IV. 中国当代纪实小说“寻根” (49)
- 〔附录〕浅议小说与史
——《读红楼梦随笔》影印本序言读后 (55)

第二编 传统小说与儒教

- I. 惩劝与教化：
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(63)
- II. 孤愤与宣泄：
“泄愤”说的生成及其与儒家教化传统的
碰撞 (73)

目 录

- 话本小说女性形象的时代特征…………… (222)
- Ⅲ. “知己”的圣爱:
《聊斋志异》三情女形象简说…………… (241)
- Ⅳ. 异国之同调:
《合影楼》与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…………… (251)

第六编 传统小说散点透视

- Ⅰ. 弱小生灵的抗争:
论《金瓶梅》奴婢形象的塑造…………… (261)
- Ⅱ. 笠翁《败纲常》与莎翁《李尔王》的同一
叙事范型和共同时代主题…………… (272)
- Ⅲ. 笑的妙用:
古典小说艺术描写片论…………… (282)
- Ⅳ. 化腐朽为神奇:
从《聊斋志异》看宗教故事的艺术变形…………… (290)

第一编
传统小说与史

I. 史稗血缘说略

——兼论中国传统小说的史传特征

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。孕育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传统小说，与史官文化的关系可说是血肉相连、密不可分的。中国小说源出于“纪实”——而这是史官的功能——并与史籍共生共存，以至于逐渐分化、独立。由于与史的这种血肉联系，中国小说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胎记，而这正是它最重要的民族特征。下面就管见所及，依次论之。

一、稗官(最早的小说家)——古史官之属

我国典籍最早有关“小说家”的记载，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

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。街谈巷语、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；致远恐

泥，是以君子弗为也。”然亦弗灭也。闾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。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自蒐狂夫之议也。

这里除描述了小说的形态——道听途说、街谈巷语之外，同时指出小说家“出于稗官”，也就是说，稗官是我国最早的小说家。稗官为何官呢？颜师古注云：“稗官、小官。”又引如淳曰：“细米为稗。街说巷语，其细碎之言也。”说得还是比较含混。

为揭开稗官真面，我们还得先弄清“小说”的性质。《汉书》所列十五家小说，皆佚，唯存《青史子》遗文三条，皆言礼仪风俗，由此难窥全豹。鲁迅推测：“诸书大抵或托古人、或记古事，托人者似子而浅薄，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。”^①浅薄、悠谬者，诞而不经之意也。袁行霈以为在似子、近史者之外，还有方士之书一类。^②可见已包括我国小说的传统内容：志人、讲史、志怪。无怪乎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谓《汉书》小说“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”。

那么，这些小说是稗官自创，还是记录他人创作而来？从班氏所谓“街谈巷语、道听涂说”可知，应不是自创而是记录。因而，班固所说的“稗官”，我觉得与史官是有联系的。二者的职能都是“纪实”（记言记事），以供王者——封建统治者借鉴和参考。从这一点上说，似可称“史稗同源”。

史官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记录君国大事而设立的，商代已有之，与巫并列。周朝史官称为太史，并取代了巫的位置。《隋书·经

^① 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
^② 《〈汉书·艺文志〉小说家考辨》，见《文史》第七辑。

籍志》云：“古者天子、诸侯，必有国史以记言行。后世多务，其道弥繁。夏殷以上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周则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分掌其事。而诸侯之国，亦置史官。”^①稗官地位低微，但其作用却与史官有共通之处。正如如淳所说：

“王者欲知闾巷民俗，故立稗官，使称说之。”鲁迅先生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也说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列小说，“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，借以考察国之民情、风俗而已”。这也就是说，稗官的职能与史官一样，也是“纪实”，记录和反映国情民风。

那么，稗官是否即史官呢？我们还是先从《汉志》来着手分析。班固所列小说家著作十五种，多为依托之作，且散佚不存。可考者唯有《青史子》一种而已。余嘉锡《小说家出于稗官说》云：“先秦诸书既多依托，其可信者《周考》、《青史子》、《宋子》三家而已。《周考》七十六篇，班固注云：‘考周事也。’今已无一字之存。《青史子》五十七篇，至梁仅存一卷，刘彦和尚见之，故《文心雕龙·诸子篇》云：‘《青史》曲缀于街谈。’论小说不举他书，独引《青史》为证，正以当时现存之书，此为最古耳。”^②然而班固在《青史子》下面注云：“古史官所记也。”也就是说，现在已知的最早的稗官是史官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第四引《英贤传》欲把青史子落实到人，说：“晋太史董狐之子，受封青史之田，因氏焉。”对此，梁玉绳提出驳议，认为史有内外大小之别，且疑“古史官之职，四时分掌之，故有青史氏，南史氏，青史主春，南史主夏”^③。余嘉锡以为此

①史部正史类小序。

②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。

③《古今人表考》。

说“殊为近理”，曰：“崔杼之难，齐太史尽死，南史氏始执简以往，则南史自是小史，青史氏当亦如之。……《周礼》，大史下大夫二人，上士四人，而小史则中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，此真古之稗官矣。其书见引于贾谊《戴德》，最为可信，立说又极醇正可喜，古小说家之面目，尚可窥见一斑也。”^①他认为稗官是周代的“士”，为“小史”之属。

由此还可联系到古之采诗观风制度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“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，献之太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故曰：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、知得失，自考证也。”“行人”与“采诗之官”为何官，未言明。而《孔丛子·巡狩篇》云：“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，以观民风。”可见，采诗曾是史官的一种职能。那么采集街谈巷语，只不过是这种功能的一种延展罢了。

当然，我们无法考定稗官都是史官（如《虞初周说》之后，班固注明虞初为武帝时方士，此书为虞初自撰，还是稗官采录，不得而知），不过也无那种必要。无论“方士”也好，“史官”也好，或者如余嘉锡所言的“士”也罢，作为小说家，他们发挥的都是史官的功能——纪实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稗官都是史官之属。

稗官之与史官，虽然职能相近，却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因而小说与正史相较，就有了雅俗文野之辨。概而言之，有如下数端：

（1）小说的作者——源出地位低下的稗官，而非高贵的史官（如太史）。

^①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。

(2) 小说的内容——记里巷细故、刍蕘狂夫之议，而不是像正史那样记君国大事。

(3) 小说的形式——“合丛残小语、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”^①，而不像正史那样可洋洋洒洒，连篇累牍。

(4) 小说的功用——供封建统治者观民风、知民情，而不像正史那样“鉴君臣之善恶，载政事之得失，观人才之吉凶，知邦家之休戚”^②。

(5) 小说的价值——浅薄虚妄，不像正史那样征实可靠。即如鲁迅所言：“诸书大抵或托古人，或记古事，托人者似子而浅薄，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。”

总之，中国小说的雏型即纪实的“丛残小语”，有史的性质，稗官为史官之属，与史官同出一源。这也许可称为“史稗同源”罢。

二、野史(史之变体)——中国小说之祖

关于中国小说的产生，现今的文学史和小说史多溯源于古代神话传说、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，有的还述及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，但都是作为影响和孕育了小说的非小说作品来论述的。而正式论及小说，则多从魏晋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开始。这实际上就是承认魏晋六朝是我国小说的发端。

^①桓谭：《新论》。

^②庸愚子：《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序》。

然而事实上，我国小说至迟在汉代即已产生。这不仅在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有小说家一类，而且《汉志》所列小说“已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”，也不在于明清学人已屡屡论及汉代之前的“小说”，而在于小说作品的实际。

“宏诞迂夸，多奇怪俶傥之言”^①的《山海经》，曾被胡应麟称为“古今语怪之祖”^②。清代纪昀则称其“侈谈神怪，百无一真，是直小说之祖耳”^③。但由于《山海经》主要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，没有完整的情节，故而很难说是小说。社科院编《中国文学史》称其为“小说的萌芽”，是附合实际的。

胡应麟还曾据《太平广记》所引《琐语》之文，称其为“诸国梦卜妖怪相书”，“盖古今纪异之祖”。但其依附于史的体例使之和六朝之志怪不大相同。也还不能说是独立的小说。

明代追溯古小说源头的还有通俗小说大师冯梦龙，他在《古今小说叙》中的一段话颇值得重视：

史统馥而小说兴。始乎周季，盛于唐，而浸淫于宋。
韩非、列御寇诸人，小说之祖也。《吴越春秋》等书，
虽出炎汉，然秦火之后，著述犹希。迨开元以降，而文
人之笔横矣。……

冯梦龙认为，小说始于东周以后，韩非、列子等人的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是中国小说之祖。持相近观点的是宋人黄裳，他在《黄氏日钞·谈诸子·庄子》中说：“庄子以不羁之才，肆跌宕之说，

①郭璞：《〈山海经〉叙》。

②《少室山房笔丛·四部正讹下》。

③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。

创为不必有之人，设为不必有之物，造为天下必无之事，用以眇末宇宙，戏薄圣人，走弄百出，茫无定踪，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。”近来有人据此断言，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，庄子中的用作说理的短篇故事不仅仅是寓言，而且是小说，是中国小说之滥觞。^①此说能否成立？那些附丽于诸子论说之文中又历来被认为是寓言的故事，能否具有独立的小说的品格？这恐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，在短时期内还很难得到认同。

然而冯梦龙所提到的作为汉代小说代表的《吴越春秋》，却更值得引起我们关注。和它产生于同代的《越绝书》，还有类似的《燕丹子》，都已经是完整而独立的历史小说了。它们是中国小说的真正滥觞（《穆天子传》等只是小说的萌芽）。

《燕丹子》描写燕太子丹谋刺秦王事，不仅具有完整的结构、曲折生动的情节、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，而且有富于奇幻色彩的艺术描写。其写法已完全超越了史传的樊篱，完全小说化了。说它是一篇小说，是毫无疑问的。今人霍松林称之为“艺术上接近成熟的小说”^②；侯忠义详细分析了它与史书的不同写法，并把它列于其《汉魏六朝小说史》之汉代小说篇首。然而《燕丹子》于《汉志》无目，《隋志》未著撰人，至《唐志》始题为“燕太子丹”，其年代及撰人都迄无定论。孙星衍《燕丹子叙》，称其为“先秦古书”；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谓为汉以前之书；罗根泽《〈燕丹子〉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》认为是“萧齐之世”^③；李慈铭《孟学斋日记》甲集以为是“宋齐以前高手

①陆永品：《论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》，见《河北大学学报》1993年第3期。

②《〈燕丹子〉成书的时代及其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》，见《文学遗产》1982年第4期。

③《古史辨》第6册。

所为”；今人霍松林主秦，侯忠义主汉末，李剑国则定为西汉初作品^①。社科院所编《中国文学史》说：《燕丹子》“近似于小说，而著作者和产生年代都难于考定”。也许正因为其年代之难于考定，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才受到影响罢？

如果说《燕丹子》因著述年代不清而难于断定其为中国小说之祖的话，那么《吴越春秋》等之不被重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《吴越春秋》一直被文人看作“杂史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：

汉初，得《战国策》，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。其后陆贾作《楚汉春秋》，以述诛锄秦、项之事。又有《越绝书》，相承以为子贡所作。后汉赵晔又为《吴越春秋》。其属辞比事，皆不与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相似。盖率尔而作，非史策之正也。灵献之世，天下大乱、史官失守其常。博达之士，悯其废绝，各记闻见，以备遗亡。是后群才景慕，作者甚众。又自后汉以来，学者多抄撮旧史，自为一书，或起自人皇，或断之近代，亦各有志，而体制不经。又有委巷之说，迂怪妄诞，真虚莫测。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。通人君子，必博采广览，以酌其要，故备而存之，谓之杂史。

《隋志》作者显然是站在正统史家立场，认为《楚汉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书都是“率尔而作，非史策之正”，并把它们看成是杂史之滥觞。而事实上，这些作品的问

^①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